

# 點亮校園角落的迷人角色

## —工友默默情

採訪、撰稿／莊詠婷

當很多人發現，他們真的可以去做些事情的時候，投注其中的心念，就形成環境的文化。在美好自由的環境文化中，人們會為自己真心喜愛的土地付出。

明道中學的花工班長蔡敏郎，在校內負責園藝工作。八年前學校成立蝴蝶園，從封閉式園區，到現在校內四處蝶舞翩翩，蔡敏郎投入不少心力。「一直養在蝴蝶園裡只是方便教學和觀察而已，在校園營造生物可以棲息的環境，這個方向才有意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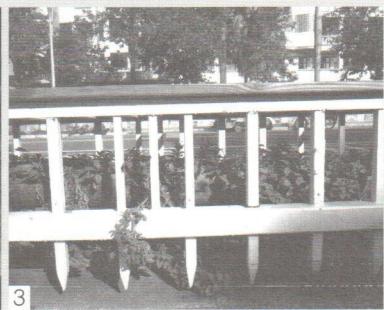
他參加中興大學有機農業的訓練課程，把有機概念帶到校園，不噴藥，用生物防治法除蟲。「但是一定要忍受陣痛期，剛開始植物都會被吃得很醜。」他說，「學校當時的物種都是些園藝上的種類，對生物沒有什麼幫助，我們要的是植物跟昆蟲的關係，原生植物才會吸引昆蟲，所以開始慢慢的把校園植物改變。」

學生課餘來到蝴蝶園，他就會告訴他們，蝴蝶是環境的偵測指標。「慢慢的很多學生會來

認養蝴蝶...」一旁的學校職員曾琦惠興奮的跟著說：「我也養過喔！就是帶毛毛蟲回去養，學校會有葉子，摘葉子回去養在養魚的那種箱子裡，等到結蛹再帶回學校放。」

他想讓學生捧著生命去感受，「最主要就是讓他參與，對環境有一種與共、那種一起生活的感覺，就不會說他只是讀他的書，其他漠不關心。養一隻蟲帶回去，有些學生就很緊張，怕牠死掉，跑來問我怎麼辦，那個都是很正常的過程，就讓他們去經歷。」

從以前到現在，學校的環境，以及他的想法，都發生了轉變。「一開始進來，那時候的觀念就是景觀要美美的，到處都整理得井然有序。後來我才發現，這樣的景觀是沒有生命的，昆蟲必須要有一些環境讓牠躲藏棲息。」這些事情，在當時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，「他們說你種這個好醜，為什麼不種些漂亮的花？因為短期看不到成果，後來是昆蟲蝴蝶一直出現，他們才體會到。」



現在校園綠化已經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，「其實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，有家長來學校，說你們學校怎麼這麼多蝴蝶在飛呀！這個當然就是有一些過程是看不到的。」他微笑著說。

另一位工友陳玉蓮，是校內園藝社的義工，她對蘭花情有獨鍾。在慈濟擔任志工，辦活動的場合總會有人送花，蘭花容易凋謝，醜的爛的別人不願帶回，「但我就越看他越美阿。」她把那些演完裝飾品就被人遺棄的花兒們，都當小寶貝一樣撿回學校養了。

「我很感激學校，我說我養蘭花好嗎，他們說好，有沒有成果都沒關係，只要妳有興趣就好了。」剛開始她在校園角落的一小片垂直牆面種花。「我常常會做到晚上十點啦，因為那一片牆空空的...那是不起眼的地方，但是那是最美的地方。」她指著牆上生長茂密如軟扇片片的蕨類，「蕨類是蘭花的好朋友，會幫她遮太陽。」

後來發現蘭花在樹上長得更好，「樹會照顧花，花也會照顧樹。」一般種蘭花都用釘子和鐵絲網固定在樹上，但是陳玉蓮用的是軟網綁上可調整伸縮的尼龍繫帶。「植物和植物也共同生活，跟人一樣。」陳玉蓮對蘭花也像對人一樣，「那排樹剛好在冷氣口外，排的是廢氣，對蘭花傷害很大。但是這點我想克服，我就會跟她說，今天我就是要養妳，不然妳放那也就爛掉，能不能妳就附根在上面，我也會給妳澆水。」

「我工作完看到我那些花，噢整個心情就不一樣，連禮拜六禮拜天我都會來看，就被主管罵我是花癡。」她摀著臉頰笑說。大家都說她是花奴，可是她感激一盆花就可以連起有情世界，「我會去買蛇木來種，老闆問我做什麼，我說是做義工種花，他說那很好阿，學生看了成績就會進步，我說老闆你怎麼想的和我一樣！」老闆反而半賣半送的，給了十盆蘭花。她為蘭花拍照，然後再去學怎麼把照片傳進電腦、放上部落格，最後連學校的老師也紛紛跑來問她該怎麼養蘭花、怎麼綁在樹上。

光華女中的人工濕地，也很幸運的擁有一位盡職的守護者，「我們那個阿妹呀，宗新妹，因為她剛好是阿美族的，她很特別。」原來她就是在警衛室為我介紹學校，提到水池時，很自豪的說：「那個都是我在管的哩！」的那個阿妹呀。「她不厭其煩的去注意水和植物的生長，還種菜，只要有人經過，就會順便教育，教植物怎麼種，孩子很喜歡她，遠遠的就會叫，阿妹阿姨！」阿妹會把自己家的植物帶來種，也會把老公帶來當義工穿青蛙裝下水。

我們相信，在更多角落，都有這樣許多因付出真心而發光的人們，成全了人間至美。 



光華女中

- 1.走廊的自製吸音板
- 2.師生鋪成的枕木步道
- 3.鐵柵欄折成的椅子
- 4.鐵柵欄以下是花圃
- 明道中學
- 5.有機生態農園
- 6.風力發電機
- 7.校園就是蝴蝶園